



陶恕 著 关许丽明 译

我们不断在挣扎中学习去相信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很容易会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：一点点正确的怀疑，有时是必须的，好像信心之于灵魂一样。

进一步说，培养一种“敬虔的怀疑”是好事，因为这种态度能帮助我们免于陷入别人已陷落的泥泞沼泽中。他们之所以如此，正是缺少这种正确的怀疑。怀疑某些事情并不是罪，相反地，不问情由地凡事相信，却可能是致命伤。

信是一切真诚敬拜的根本，人非有信便不能讨神的喜悦。以色列人因为不信，不能承受应许。“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”“义人必因信得生。”类似以上关于“信”的经文屡屡浮现于我们的脑海中，使我们听到“怀疑也可能有益”这说法时，不禁顿生犹疑。这个说法，听起来好像是在大胆地否定圣经所教导的信，是提倡新派的不信者的论调。但我们不妨再深入一点来看这个问题。

信使人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这信是有完全确据的信。在永生神的话语背后，无论有什么，我们都以信认定那是绝对的

真理，绝无反对的余地。也就是说，信就是当神的话语一出，就再没有任何疑问。“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”（罗3:4）因此，信也就是以神为义，祂的话语一出，并不徒然返回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并没有多少这样的信。

另一方面，轻易相信并不能荣耀神，信绝不等于易受欺骗。一个轻易相信每件事的人，和一个拒绝相信任何事的人，跟神的距离同样的远。因为轻信说明一个人可以随时相信任何人，好像相信神一样。轻信的人喜欢相信任何不寻常的事，愈是不寻常的事，他们愈愿意相信。任何见证，只要其中含有怪异、超自然，及与灵界有关的成分，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照单全收。这种易受欺骗的心理就跟鸵鸟一样，它会将任何看来有趣的东西——橘子、网球、弹簧刀、纸镇或苹果都吞进肚子，而它竟然能继续生存，这并不表示其智力过人，只能证明它有坚强的体格。

我见过不少辨别能力与鸵鸟不相伯仲的基督徒。由于他们想要相信某些事，于是便觉得必须事事相信；由于他们要接受看不见的事，便索性接受所有难以置信的事。神能行奇事，也确实在行奇事，于是凡看来似是神迹奇事的，都必是出于神。神曾经向人说话，因此，凡自称得了神启示的人都必定是先知。任何不属世的事，必定是属天的；任何不能理解的事，就必须看为神圣的。曾有先知不为人所接受，故凡不为人接受者必为先知；圣徒曾遭人误解，故凡被误解者皆为圣徒。……这就是那些容易受骗的基督徒所持的危险逻辑。这种可笑的逻辑和不信一样为患无穷。

健康的心灵如健康的血液一样，红血球和白血球各占一定的比例。红血球好比信心，把维持生命的氧气运送到身体各部分；白血球则好像不信的心，追捕有害的细菌和异物，并将其排除。只有当这两种细胞合作无间时，才能保持身体组织状态良好。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必须具有将有害物质排出体外的机能。这一点想必是凡事轻易相信的人从未想过的。他们信主倒

也信得很肯定，可是对于信仰看得过分天真，不懂得去芜存菁，以至曾几何时，接受了一些杂质芜秽也不自知。

我们一方面要对神有信心，另一方面对一些神奇玄惑的事物必须存有正确的怀疑态度。基督徒对于算命、占星术、通灵术以及一些被视为宗教的怪异神秘的事物，都必须齐绝，因这些都是有害的，不该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丝毫的地位。一个真正基督徒会断然拒绝这一切而毫无畏色，他有基督，祂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试问基督徒尚有何求？

（本文摘自《义人之根》）

属灵慧语

怀疑一切与信任一切是同样的错误，不偏不倚方为正道。

——乔叟 (Geoffrey Chaucer)

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岩石上的，而其他的一切都颠簸在时间的波浪中。

——培根 (Francis Bacon)